

莫斯科記

雷翁·傅克脫惠格著 吳大琨譯

重慶夜市(7-9) 右端甫 呈

F763

生活書店發行

莫 斯 科 記

著 格 惠 脫 克 傳 · 翁 雷
譯 現 大 吳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一 月



譯者序

這一本小書是根據去年倫敦高倫茲公司（Victor Gollancz）出版的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譯述的。原著者雷翁·傅克脫惠格（Lion Fouchtwaenger），是一位被希特勒所驅逐出境的德籍猶太作家。

這雖然不是一本理論書，可是實際上却是很像一本理論書的。作者不但在這本書裏告訴了我們蘇聯的真相，同時也還解釋了許多問題，尤其是對於托洛斯基的批判，作者是很用了一番力氣的。

中國今天是在抗戰中；而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因此，對於蘇聯的增多瞭解，自然是有其必要的。國內已好久沒有關於介紹蘇聯真相的專書出版了；我想這本小書也許正可以拿來填補這個缺陷。如果有什麼人能因此對蘇聯發生興趣，

繼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那麼，譯者這一月來所犧牲的睡眠與休息時間就可說因此得到報酬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晨兩時半

大塊記於「孤島」。

作者前言

正確地說來，這本書是應當叫做：一九三七年正月的莫斯科的，因為在莫斯科的一切事情都變得非常快，有許多觀察者的話，只在幾個月之內，就失掉了他的真確性了。我曾碰到過那些很熟悉莫斯科的人，當他們離開了六個月之後再看到莫斯科時，就幾乎已不能再認識他自己的城市。不過我終於只用了「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這書名，這是因為我並不打算將莫斯科來作一個十分精確而又客觀的描述的緣故。經過了一個十星期的旅行，就想有什麼大成績，這是不可能的。我只想在這本書內，對那些急切想知道我對於莫斯科有些什麼意見以及我所在那裏看到些什麼東西的我的朋友寫下一些我個人的感想而已。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是充分明白一切我所下的結論都是完全屬於我個人的

我只是指明了在我訪問蘇聯時所發生的一切希望與我的担心，至於這些景像到底有多少是經了我個人的感覺或者先入之見的影響，那只能讓讀者自己去估價了。

我是作爲一個同情的訪問者出發的。對於將一個巨大的國家的建設完全依據了理智而建設的偉大實驗，我是毫無疑問地同情的，而我的到莫斯科去也是希望着這個實驗的成功。不論我對於私人生活之間的感情以及批評精神是怎樣希望着它少除去，也不論顯現在我眼前的只是怎樣一個完全理智的東西，我總完全相信如果要一種社會制度繁榮，是必須將它的基礎建立在公正與理智之上的。我們在中歐的人是已經經驗過太多當國家與法律不是建立在理智上而是建立在偏見與狂熱之上的可怕事情了。整個的一部世界史，照我看，也就是一小羣有思想的人與一大批愚笨的人作不停鬥爭的歷史。我是時常將我自己放在贊成理智的這一邊的。因此，當然，毫無疑問地我是要對那正在莫斯科從事進行的偉大實驗同情的。

不過，在最初的時候，我的同情還滲雜着懷疑。實際的社會主義只能用了階級專政的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因此這也就等於說蘇聯也只是一種獨裁政權而已。但我自己是一個作家，而且因為了我的必須將我所感到，想到，看到，以及經驗到的事情，不論個人，階級，政黨以及意識的限制就受了內部的衝動將它表現出來，所以，雖則我的個人傾向是屬於蘇聯，我對於莫斯科也不能不有些懷疑。蘇聯現在已經頒佈了一種自由而又民主的憲法，那是確實的。但我也已經從各方面聽到了很多關於這種憲法上的自由是受着很多惡劣的歪曲的傳說，而自從我在聯身以前看到了安特列·紀德的一本小書後，我的懷疑是更加確定了。

因此，當我到達蘇聯邊境的時候，我是充滿了同情，也同時充滿了驚奇與懷疑。我所在莫斯科受到的優待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的許多好朋友，以及，許多十分聰敏的個人都曾經將他們的判斷爲德國的法西斯蒂所蒙蔽過。因此，我也就

懷疑對於我，是不是一切人與物的形態都已經因了我個人的關係而變成歪曲。同時，我又告訴我自己，我恐怕是只能看到蘇聯成功的一面，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對於蘇聯語言完全不懂的人，實在很難深入到一切事物的內部去，看一看那些也許爲我而佈置下的烟幕以外的事情。

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一個人也往往非常容易因了那些使得日常生活困難的許多小的不舒適而對於緊要的事情反而忽略，以至發生出一種不公平的反對的意見來。我到了莫斯科不久就發現甚至像紀德那樣優越的作家也已經爲這種許多小的煩擾而將他的判斷歪曲了。而我自己，則也同樣地感到在莫斯科要保持一種公平不爲從各方面劇烈來影響我的喜樂與煩燥所動，實在非常不易。

蘇聯人民的那種天真的驕傲，以及熱情，常常使得我很難得到一種公平，同時又正確的估計。蘇聯的文明是年輕的，它是在一種無比的苦鬥以及貧困之中建立起來的。因此當有什麼客人到了莫斯科而這些客人的意見，蘇聯的人民又都認

爲是重要的時候，他們一定立刻就會對他提出許多問題問他是不是對這個事情歡喜，對那個事情有什麼意見。而且，我去的時候，又正是十個多事之秋。法西斯蒂的領袖們正在對蘇聯作着恫嚇與挑戰的演說，在西班牙，在蒙古邊境，又都有着戰事；在莫斯科自身則一個激動着羣衆的政治審判正在進行，一大羣的問題是產生了，在莫斯科的人民是決不會不將這些問題提出來問人的。不過我總慢慢的才形成我的意見，喜歡平心靜氣地將贊成與反對方面的理由都考慮一下，因為要這樣才能避免一個急促而欠週密的判斷。當然，有許多事情，是爲我所不喜歡的，而且作爲一個作家，我常常也帶幾分自負地將我所想到的就完全說出來——這種傾向曾經不至一次地造成了不少難堪場面。即使在蘇聯境內，我是不願意將我所認爲必須說的批評按下不說的：但既是在一個多事之秋，因此對於一個被尊敬的客人就時常很不容易找到一種合宜的方式來發表他的批評，同時又避免魯莽與不敏行爲的發生。

使我能夠很快樂的說的是：我的坦白總算不會被誤解通。新聞紙總是照我所說的刊登文章，即使在有許多時候，那種意見或者是不爲當局所歡迎的，如我的要求在某幾方面更大的寬容，對於那種過度的而且有時竟是粗俗的崇拜史太林表示驚奇，以及我的對於托派審問各方面說明的表示不夠等等。在私人的談話中間，同樣的，那些領導者也都充分表示了他們是願意接受批評以及彼此都願以坦白相見。我所用以表示我的批評的那種率直態度使我也同樣地得到了許多如果我不是那樣決不能輕易得到的報告。

在我回到西方的時候，因此我不得不決定到底我要不要將我所在蘇聯看到事情告訴出來。如果，我也像別的人一樣，只在蘇聯看到一點好處而別的都是壞處的話，那是決不會有問題的。這會使很多的人反而高興起來。可是我却在蘇聯，光明面比了黑暗面看得更多。而蘇聯是至今還不爲人所讚揚的，因此任何事情我所需要說的，我立刻就發覺是一定不爲人所歡迎的。在莫斯科的時候，我並

不曾發表了多少我的意見，發表的一共還不到兩百行字，這可算是夠少的了，而且內容也並不是完全無條件的稱讚；不過，即使只有這幾行字發表，因為了他的並不是完全求人的諒解，所以已經遭受到了很多毀謗與詬罵。我難道還要再多說關於蘇聯的事情嗎？

我已認為我的努力去觀察以及清楚地企圖去獲得理解弄得非常疲乏。因此，在我歸後的第一天，我就對我自己說，我的任務是在使一切事情都形象化地表現出來，而並不一定要限於表示意見，所以我就決定一直到我的經驗已經結晶化了的時候為止決不開口。

可是這個藉口，到底並不會能使我的良心長久安靜下來。蘇聯現在是正在與許多的敵人從事搏鬥，她所從她的同盟者那裏得到的還都只是半真半假的支持。一切人間的愚笨，惡感，以及惰性都在那裏作祟使得對蘇聯的每一件可以有結果的事情都在懷疑，毀謗以及否定。一個作家，如果他真看到了一些偉大的事情決

不應當把他的證據捺住而不發一言的，即使那事情是還不爲大家所讚揚，而那作家的說話是也要因此不爲衆人所歡喜。

因此我就終於決定站出來作爲一個證人。

目 錄

譯者序	一
作者前言	一
第一章 工作與休息	一
第二章 一律主義與個人主義	二七
第三章 民主與獨裁	四五
第四章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五九
第五章 戰爭與和平	六七
第六章 史太林與托洛斯基	七五
第七章 托派審判案中之已發表的與未發表的	九一
第八章 憎與愛	一一五

第一章 工作與休息

當我到蘇聯去的時候正是別的許多國家都充滿了怨恨而且那些國家的人民也都不論對他們的精神生活，或者物質生活表示不滿，要求改革的時候。從在法西斯蒂主義專政下面的人民方面發出的那許多失望的呼聲，更是比了別的任何各處來得利害，雖然在法西主義國家裏，任何批評是都被看作叛逆，而且要受處分的，可是這種對於人民要送去坐牢或者送入集中營去作苦工的嘲諷到底還是壓抑不住憤怒與絕望的呼聲。

因此當我在最初與所有我在蘇聯接觸到的人民碰到的時候——這包含許多偶然的以及完全是自然的接觸——看到他們即使有時也有一些對於小的地方的批評，但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對於事物有個計劃的時候，不禁使我感到了驚奇與懷疑。真

的，在那個莫斯科大都市裏是到處都有着一種和穩與滿足的空氣，甚至可說是快樂的空氣的。

有好幾個星期我都懷疑恐怕這些現象是假的，因為在莫斯科事實上還是缺少着很多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是完全不可缺少的東西。

是的，飢餓的年頭是已經過去了，在許多的店舖裏各種食物都可以大量的得到而且價格也都在一般普通的蘇聯居民工農的購買力之下。各種製漬物更是特別的便宜而且比普通的好。根據統計，在蘇聯的每一人口的所能得到的食品，是比了在德國或者在意大利的人民要好而且多，而這些統計，根據我個人在那邊短期停留的經驗，是完全正確的。蘇聯人民有着中等收入的已經可以在招待一個貴客時用着很豐盛的菜。雖然，在另一方面，這些食品的養成往往缺少着一種好的藝術手腕。可是莫斯科的人民顯然是滿意於他的食品的，因為這是一直到現在，他的廚房才變成這樣充實的。在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這兩年來，莫斯科每

一人口的食品銷耗量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點八，而將現在的情形與戰前的統計作一比較時，則每一人口的肉與脂肪的銷耗量，已經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糖增加了百分之兩百五十，麵包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玉蜀黍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經過了這樣許多年的飢餓與貧乏，莫斯科的居民當然決不會對他今天的食品有所不滿了。

此外，如果有什麼人知道莫斯科早期的情形，他一定也會爲今日一般居民的衣着改進而吃驚。單在一九三六年一年，化在衣着上的銷耗，就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點八，雖然現在如果有什麼人是第一次去訪問莫斯科，他一定還會感到莫斯科一般居民服裝的標準是極其低下的。幾種主要的衣具東西，現在是已經能夠得到了，而且有幾種，例如羊皮與橡皮是特別來得便宜，但這些東西中間有一大部份還是非常珍貴的。所以舒服，現在是還說不到。如果有什麼人不論男女，要穿着得好，而且要合他胃口地穿着，是一定要感到相當麻煩的，而且即使遭受